《但願祢是真的》第一章

0、末日以前

有一則美麗的傳說，叫做新天新地。

據說，人在經歷了痛苦漫長的人生後，會在生命終結後走入一片嶄新的世界。在那，日月照耀，河水喧騰，鬱鬱蒼蒼，萬物和諧相處。人們肢體健壯，身心開朗。在那，陽光總暖暖地穿透眼皮，暈出一片燦紅，再浸入肌膚，沈澱於靈魂深處。在那，冰寒不刺骨，焰火不燒燙；行走者必定抵達，告別者注定遺忘。

在新天新地中，淚水在臉頰上流淌出一道刻痕，我們卻再也想不起來哭泣的理由；痛苦在我們靈魂上烙印了美麗的紋路，我們卻不必再體會痛苦本身；遺憾在我們心靈中鍛鍊出堅韌的哀傷，我們卻已經不遺憾了。

在新天新地中，人們被拋出暫存界，墜入了無始無終的永恆。永恆中，珍愛的都無限巨大，心碎的都無限渺小。填補一片無垠無際的，名之為愛。

很美的傳說，但在新天新地來臨之前，我們得先度過今生。

而今生，有時也會有著不輸新天新地的美好時光，像他們，像當時的他們。母親偶爾缺席，父女兩人也能歡快無憂、自由自在。

那時，父女兩人會一起站在地與海的邊緣，一起朝海的對岸大喊「我們在這！」他們會一起打羽毛球，一起對著高掛空中的羽毛球說「敢下來，我就再把你打飛！」他偷偷把口香糖黏在她的頭髮上，她偷偷拔他的腿毛；她會為了氣球不會飛而鬧脾氣，他會翻遍整座城市只為獲得一顆氫氣球然後放手；她的笑容像是在臉頰上播放的可愛電影，雙方的笑聲成了動人的配樂；他載著她啟程去遠方，不在乎遠方在哪；他希望她永遠不要長大，她不知道他會變老；

那段時光好輕巧、好可愛，父女像情人。那時，嘴唇還可以拿來親吻，手掌可以拿來緊握；那時，溫柔與衝突都尚未失控，還能恰如其分地存在與散置。

只是，生命有時會粗暴地將一切終止，當我們以為正朝向無垠的天際飛翔，卻撞到了一堵畫著白雲的藍色牆面。航道軋然而止，我們朝下墜落。當翅膀再也不飛，人就只得蹣跚地用走的了。

脆弱無靠之時，我們渴望新天新地，只是新天新地只發生在末日之後。

而在末日之前，我們得先迎向末日。

在小茜十歲那年，母親離家出走，音訊全無，再也沒有回來了。

溫馨的家庭劇變成一部殘酷的電影，完整的家頓時只由戴立齊與小茜兩人來展演。名之為家的碉堡坍塌了，磚瓦如雪花般紛飛下落。她開始躲避，他則鬆開了她的手，停在崩塌處等著被埋滅。

戴立齊崩解了，自那之後，清醒是為了喝醉，醉倒是為了醒來，再迎接下一次的迷茫。他把人生活得像幅雜亂無章的畫、一首走調跑拍的歌。他捲縮進封閉的世界，中斷與人的社交。他唯一有的，就只有小茜了。事情剛發生時，兩人還會一起去看海，只是戴立齊再也不笑了；後來，戴立齊說騎車一個小時太累，海聲從此只在夢中迴盪；他們偶爾會打羽毛球，只是球拍變重了；有時，小茜仰望著陽光之下、飄蕩在半空中的球，會輕輕對它說，「地表太多的憂傷，自己飛走吧。」

小茜恨媽媽，也恨自己沒有療癒爸爸的能力。戴立齊會在小茜面前將她母親形容成蕩婦，小茜不喜歡聽，也不願如此相信。但為了成為爸爸的安慰，她總會說，是，她知道了，媽媽是個爛人，是個賤貨。戴立齊邊罵邊喝，唯有酒精能讓他的喝斥轉為呢喃，呢喃轉為沈睡。父親退縮至自己的世界，甚至認為療癒他是小茜的責任，忘了孩子也是獨立的個體，不是為了醫治爸媽而存在。隨著小茜的發育長成，父女間畫上了一條界線，除了身體之外，兩人的心靈也漸漸分道揚鑣。

小茜在國中時接觸到文學，文學告訴她，傷口與疼痛是可以深掘的，結的痂會開花結果，綻放光芒。小茜栽了進去，尤其是詩。詩很模糊，詩很曖昧，很多最真實的感覺，說出來就不見了，而詩介於說與不說之間，告訴她如臨深淵、如履薄冰，不如率性往下跳，文學會接住她。

在小茜十五歲的時候，母親似乎是良心發現，無端打了一通電話給小茜約見面，說想要看看她。思及五年不見的母親，小茜期盼赴約。兩人約在百貨大樓門口，母親遲到了半小時，出現後第一句話就是問小茜「吃飽沒？」聽聞此言，小茜掉頭就走，胸口燃起無名的憤怒。這五年來，母親從來沒有擔心過她的溫飽，關照過她的身心狀況，如今見面的第一句話「吃飽沒？」對小茜而言，根本羞辱。

小茜易感，有愛有恨。事後，她做了一個夢，夢中，她打開時常躲進去的衣櫃，將鞋帶綁在娃娃的脖子上，將娃娃吊在衣櫃上處以絞刑。夢醒，小茜並不驚恐，反倒是平靜讀懂了夢的隱喻。她在將從前的自己給吊死，不願再當一個乖順的小娃娃，再也不要當一個無助的人。她殺死了自己的某一塊，再用剩下的部分暴力地活著。

她立志要當一個很酷的少女，寧願有媽媽的無情，也不要有爸爸的軟弱。在她心中，酷是瀟灑，是真的不在乎，是擦乾眼淚之後承諾自己不再哭；酷的人說走就走，酷的人不輕易回頭。上高中後，她瘋狂探索世界上很多很酷的玩意，發現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連疼痛都繽紛。她瘋狂墜入文學、音樂、電玩、角色扮演與外拍之中。這些都是逃逸路徑，讓她得以暫且遁離令人窒息的現實。

高一時，她被醫生診斷出了憂鬱症。

她需要逃，需要躲起來，只是逃逸與躲藏的地方都再也沒有父親的位子了。她並非不想將父親帶上，只是戴立齊也在自身的悲傷中沒有走出來。悲傷

不見得能同理悲傷，有時反而拉開了更遠的距離。愛並非不存在，只是失能。人們都相信明天之後還有明天，所以就算今天去恨去傷害，也總是有挽回與修復的機會，但真正的末日總是如小偷般到來，默默搬走那些珍貴的一切後再悄然溜走，留下無止盡的愕然與喟嘆，散逸在一片無際的荒原。

此時，人們再次渴望能有新天新地，但新天新地只發生在末日後。

在末日之前，我們得先迎向末日。

小茜消失的那一天，就是戴立齊的末日。

真希望消失的是那一天，而不是小茜。